

千度的淬煉

四分之一世紀的考驗

從膠卷鏡頭

到礦石焰火

光與熱的精粹交會

燒熔出永恆的藝術人生

# 張毅

著

## 不死的力量 張毅的琉璃文化



# 不死的力量

張毅的琉璃文化

張毅

著



# 目錄

---

序——種下一顆種子	4
1 從電影到琉璃	10
2 為什麼會選擇琉璃？	20
3 關於琉璃脫蠟鑄造法・Pâte-de-verre	28
4 今生相隨	40
5 誠意，是最深的基礎	46
6 希望一輩子只幹一件事	52
7 清晨的靜謐，與黑暗裡的燈	60
8 因為文化，才有尊嚴	68
9 我們的一切從這裡開始	72
10 有人曾經為此努力過	76
11 不死琉璃	88
12 總應該有人談談Emile Gallé	100
13 Emile Gallé，與他的法國玫瑰	110

---

14 百年琉璃花	120
15 敦煌，永不休止	130
16 追尋一種中國元素	138
17 琉璃中國博物館的故事	152
18 獲獎之後	160
19 TMSK與a-hha	164
20 為什麼是誠意	174
附錄 1 大師中的大師——那些影響我倆的人們	楊惠姍／張毅 186
附錄 2 那快樂的痛苦的——祭張弘毅	張毅 216
附錄 3 敦煌筭記	楊惠姍 224
附錄 4 濕潤·潔淨·奇瑰	余秋雨 228
琉璃工房大事紀	232

不死的力量——張毅的琉璃文化

·新穀粒文鎖。2000年。穀粒，鼓勵，鼓動新力量。  
琉璃工房的精神性標誌。  
穀粒，從哪裡來？從天上的水，地上的土來。穀  
粒，什麼時候來，秋天收穫的時候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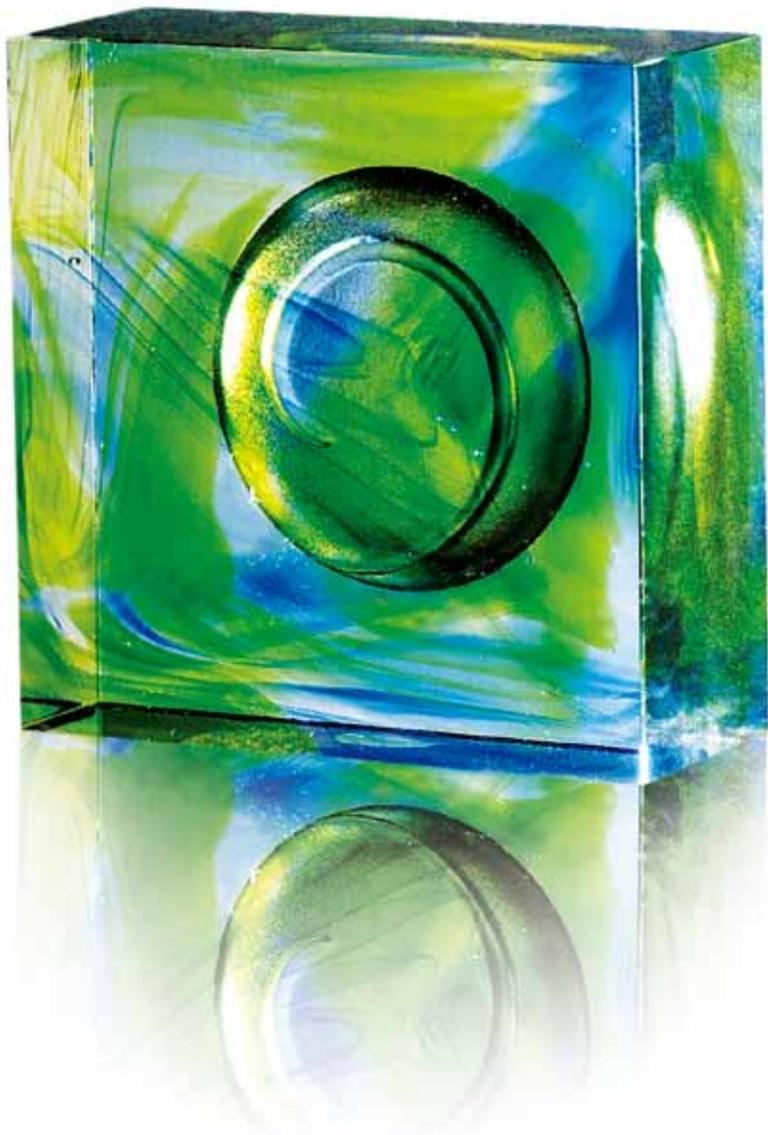
## 不死琉璃<sup>1</sup>

88  
——  
不死琉璃

一切偉大的工藝，也有它被湮沒的時候。

當我們從埋首於孤獨辛勤的成長學習中抬起頭來，驀然發現中國四周廣袤千年泥土底下，竟是處處埋藏著閃爍琉璃的光芒，我們覺得深深的驚訝。我們開始去檢查資料，去挖掘技法。然而沒有尋找到任何祕笈，我們看到的，只是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前仆後繼。最後，我們領悟了一個精神概念：尊重和傳承。

沒有一代人可以獨自完成一門藝術，只能說，是有人先悟先走，後人承繼發揚。我們今年在英國展覽期間，羨慕那些大片如茵的古堡草地時，想起一件報導，有人曾問：如何能使草地保持如此平整固定？貴族後裔回答：那很简单，只要每天整理，四百年後，它就自然固定成這個樣子了。



89  
——  
不死的力量

1. 臺北新光三越「楊惠珊與中國琉璃藝術國際巡迴展」展序。

因此，我們相信，我們今天的孤獨，是為明日而做的。也許，我們不僅可能使一門藝術重開風氣，獲得新的生機，更重要的，是維持住一種文化精神，就是學習尊重傳統，學習尊重自己，然後覺悟要如何尊重別人。這樣的工作，我們認為是有意義的。

西周的琉璃珠，到了西漢，技法就已豁然全新，已能用穩定控制的高溫，以鑄造法做出神韻沉斂，形制煥新而精準美麗的耳杯，那該是多長的一段歷程。從新疆絲路到南方湖廣，北從河北到江西，出土古物中，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成分和面貌，看到東西方技法和藝術思想的互相滲透和流變。

因此，在這條斷掉的琉璃藝術臍帶，我們願意獨自撐起中國琉璃的大旗，以承先啓後的感情，用琉璃雕塑表達這個意義。

#### 琉璃藝術的新思考<sup>2</sup>

十年琉璃路走來，琉璃工房彷彿已攀上了一個眼界豁然開朗的分水嶺，而中國琉璃的歷史如同天上的繁星，正向著佇立在下眺望的人，不住地閃爍。那一角是西漢鑄造的耳杯，這一角便有戰國的琉璃珠，邊隅或是西方傳入的吹瓶，下

2. 張毅寫於1997年。

陲又有南楚的耳璫、管、簪，有貴族使用的，有庶民使用的，竟是這樣的多彩多樣。儘管我們不知道，曹文帝妃薛靈芸，在暗夜裡誤觸的七尺水晶屏風，是怎樣材質的玻璃；不知道南宋春元燈節裡的蘇燈，或福州的無骨琉璃燈是怎麼樣個妙法；但看這樣的爭妍和熱鬧，是無分貴賤，活生生地把每一個時代的生活文化和人們的情志完全透露了出來。

而在這個大時代的象限裡，地面上，踏過荆棘摸索，而終於掌握鑄造精藝的是工房的來時路，橫亙在工房面前的，則是更深的省思需要。琉璃工房需要思想，琉璃工房在古代社會的實用性和藝術性還沒有截然劃分，現代琉璃的發展重點，已經朝向造型藝術提升，從工藝往藝術方向的過程。工房未來的思考重心應該是什麼？每一個時代的工藝，都是和生活有深切聯繫的，除了傳統以考古、歷史的角度之外，中國古代琉璃能不能以「流行」的角度，重新體會琉璃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價值？

當琉璃工房現在第二度來到故宮展出，在這個曾為琉璃工房和中國古琉璃藝術搭起傳承通路的重要地點，琉璃工房思想的那些意向就表現在楊惠嫻的現代大型的嶄新琉璃創作中，從大型雕塑中重新思考立命之喜，以及源自專家提供「實驗



考古」的論點，首次複製了對中國琉璃藝術意義重大深遠的中山靖王琉璃耳杯。

因為，琉璃在古代生活中的表現既是這樣豐富龐雜，需要瞭解某一個時代工藝和生活的聯繫，而且更需要瞭解整個古代工藝進程中，這種聯繫的多樣式樣和繁複形態。因此琉璃工房根據科學檢驗的化學分析資料，嘗試複製了這只耳杯，不僅希望還原出它原來因風化所失去的光澤，重現當時的社會風尚和美學觀點，更希望這份工作努力，可以取得更完整的世界認知。

同時，這個複製工作，披沙揀金，從生活用品微末的文化載體入手，揭示整個一代人的生活、心態和那時的文化面目，目的是希望藉著它的呈現，為琉璃工房對未來的方向帶來啟示。簡言之，是意味一個文化藝術的再出發，且是往發展面向現代人們的生活和藝術。這樣，琉璃的藝術面和實用面就不會再是孤立的，不會再是不連續性的。而現代藝術精神是著重內在情思的升騰，是生活的，是人人可以為貴的。

### 玻璃藝術的新堅持<sup>3</sup>

西元一九一〇年前後，法國雕塑家羅丹<sup>4</sup>曾經興致勃勃地和一位做玻璃的工藝

3. 國際現代琉璃藝術大展序，2001年。

4. 羅丹 (Auguste Rodin, 1840-1917)，法國雕塑藝術家，作品中印象派和象徵主義的要素同時並存。

· (左) Emile Gallé 傘狀圖紋花瓶“Hearcleum”。南錫學院博物館收藏。  
 (右) Emile Gallé 的圭亞那森林 La Foret Guyanaise 花瓶。南錫學院收藏。  
 圖片取自 Musée de l'École de Nancy。

## 總應該有人談談 Emile Gallé<sup>1</sup>

100  
——總應該有人談談  
Emile Gallé

日本品川太子飯店的咖啡廳裡，一個理平頭、抽菸不斷的男子，用一種讓人聽得吃力的英語說：“You know he is a ghost, ghost of glass art”。

琉璃這個行業，還有鬼魂？

在他的辦公室裡，堆滿了日本畫。門口玄關放了一件北村西望的雕塑，表示著一種身分，一種品味。他在辦公桌抽屜裡翻來翻去，在威士卡和白桐木盒之間，找出一個紙包，慎重地打開紙包，拿出一件不到二十公分高的瓶子，黝黯的彩色，上面有幾棵樹。

日本先生熱情地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第二件了。

一百六十萬日幣。現金。

“You Know, It's Gallé”。可是誰買得下？



1. 寫於 2004 年，向 Gallé 逝世百年致敬。

在日本，經常有人給你看看Gallé，感覺上，似乎沒有人不知道，已然是一種國民常識。好幾個美術館專門展覽Gallé時代的東西。例如北澤美術館，一家開不夠，還開三家，買一張入場券，走進去，黑得叫人一愣。

一屋子色彩奇豔的琉璃，就在陰夜裡發著光。日本人形容詞用完了，「鬼」就出來。導演之神不多聞，導演之鬼很多，演員演得很好，也叫「鬼演技」，Gallé，就是鬼之琉璃家吧。

Emile Gallé，一八四六年生在法國南錫(Nancy)。Gallé生長在一個父母做鏡子的工廠家庭，父親成天在陶瓷和琉璃裡催生，Gallé就生長在其間。

而南錫這個鎮，在法國算是個重要的工藝重鎮，文化水準之高，是法國很少地方能比的，小鎮至今仍是重要的觀光地點。

Gallé的傳奇，在一八七八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一夜轟動歐洲，然而在這之前，他的人生閱歷是他成長的主要原因。他的父親從事的行業便是陶瓷和鏡子等，爲了促銷，會在鏡子上加做植物紋飾，一舉暢銷。南錫的人文資源，讓Gallé



深受文學滋潤。Galle 自身對植物園藝的嗜好，在悠閒雅致的生活環境，對植物園藝的深入學習，讓 Galle 在每一片葉子找到詩的空間。

Galle 一辈子的作品，幾乎全是植物主題，而這個主題是世紀末歐洲新藝術時期 (Art Nouveau) 最重要的風格。在那個產業革命興起的歐洲，工業生產的用品傾瀉市場，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的美術概念是時代的聲音，新的人文色彩，完整的工藝喜悅，把整個歐洲吹起一股旋風——Art Nouveau。Art Newwave 潮來潮往，十五年過去，所有的作品成了歷史，Galle 卻留了下來。

一件一件簽了 Galle 名字的作品，在全世界流浪，價錢從十萬、二十萬，喊到一百萬、兩百萬，北澤的一件玫瑰瓶，號稱一千萬臺幣搶標得到。

日本，這個奇怪的國家，不知道因為是 Galle 確實因為曾受到畫家高島北海交往的影響，作品頗具日本風，抑或國家的文化消費本來就高，竟然不到二十年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收藏國，據說百分之六十的 Galle，全在日本人手中，是不是誇張了些？

但是，每每跨進北澤美術館，心情就不由得哀傷起來。

凄美，是唯一的字眼。

#### 大塊的黑 扭曲的力量

Galle 一生得意，最末十年，卻開始不太正常，據說經常自閉屋中，不出門，不說話，不睡，尤其在支持他的畢列斯王妃 (Princess Bibesco) 去世之後，連續三天，關閉工廠，不吃不睡。

他的作品也開始離開一向的主題，出現大量黑色，畸零人物。如果從作品的精緻度上來看，早期的明亮、華麗，全不見了。剩下的是大塊黝黑，扭曲的力量。

是他晚年的人生觀嗎？

聽說一個人三天不出門，就想起威廉·佛克納，老先生經常如此。

聽說一個人作品開始不再富麗華美，開始不變成黑暗，就想起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

是 Galle 的文學靈魂嗎？

很多人模仿 Galle，尤其是燈，尤其是花鳥，想過 Galle 的心境嗎？在日本，不

時看見簽名的仿作——簽仿作的人的名字，心裡一寒，這麼一盞燈，也是Gallé的鬼魂吧。

這個一輩子幹這行的人，不斷地在自己的天地裡努力學著，他創作的風格和技法，成了人類重要的資產，然而在一生享盡盛名之後，他突然自棄地在一個黑暗的世界裡。

他的一只蘭花瓶子，成了一本書的封面，有一個五十年之後出生的人，看著那只瓶子，把他當成英雄，心裡決心也幹琉璃，傾家蕩產，都不回頭。他希望後半生也能作出一件這麼醉人的作品。他到今天還在努力，成立了一個工作室，就叫琉璃工房。

多年後，在北澤看Gallé，看見書上說：Gallé年輕的時候，在英國參觀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對中國乾隆琉璃大為動心。自己心中感觸很多，奇怪，中國從沒有人介紹Gallé。

總該有人談談Gallé吧？談談他的文學心靈，和價錢。

· Emile Gallé的畫像，作畫者Victor Prouvé是Gallé的好友，這是一幅少見的Gallé工作畫像。南錫學院博物館收藏。圖片取自Musée de l'École de Nancy。



## 追尋一種 中國元素

〈龍〉

曾經在香港的一次展覽，接待的幾位名人，看了琉璃工房的龍，突然說：「你們爲什麼要做龍呢？」

那種口氣，龍是一個老舊、過時的，甚至不怎麼體面的象徵。在中國人的世界，聽一個中國人語帶輕蔑地說起「龍」，印象是很深刻的。那個封建時代的統治階級的象徵，對於一個對中國所知有限、買辦色彩頗高的華人，龍，的確，有些犯嫌。

二〇〇三年吧？法國卡地亞（Cartier）推出龍吻系列，據說在亞洲地區賣得最好的，也是香港。在卡地亞的網站上，你可以看見一條五爪龍飛進飛出，突然很想問：這不也是龍嗎？

· 錦繡從今起。2006年。



如果這個世界，能夠深切地把仁字放在心裡，每個人是不是能夠過得更好？世界是不是能夠更好？兩千年前的智慧，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最代表性的部份，而今呢？

突然明白，整個世界外表看起來複雜，其實結構極簡單，不過是一個個體和另一個個體的相處之道所構成，如果，這個關係和諧美好，世界就美好。那麼，想一想，什麼地方我們不跟「另一個個體」發生關係？而那個關係符合那個兩千年前定下的理想標準？

那麼，想像那個美好的關係影響所至吧。整個的世界，整個倫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個基本結構，如果都有個「仁」作基礎，人間豈止和諧？琉璃工房二十年來，翻來覆去，說著這麼同一件事。當個體與個體以「仁」為基礎，夫妻，朋友，一個個的小「仁」，就慢慢擴展成一個大「仁」。人心安詳和樂，是不是能造化萬物？這個小小的「二」，如果有「仁」，是不是會淨化天地，和順陰陽？

那個心裡惦記著仁字，卻反複讀著《易經》的孔老夫子的心境，自己突然有些領悟。不能用這個作為核心思想，將之形之外嗎？如果可能，山不是山，水不是

水，而是人間。如果可能，成雙成對的，不是魚，不是小雞，而是人間各式各樣的乾坤、陰陽，仁愛。而風生水起的，不只是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而是宇宙至大至剛的吉祥力量。



· 大連連滿如意。2005年。





· *New York Times*、*Wallpaper*、*ELLE*、*BBC*、*NHK*、*CHINA MODERN*、*oggi* 專刊專文報導。TMSK 透明思考餐廳被喻為：  
The Best Dinner Theater。

## TMSK 與 a-hha

### 〈TMSK〉

琉璃工房相信生活更要有文化，好的飲食文化，是民族生命的體現。無論從飲食的美學、器皿的美學、空間規劃的美學，琉璃工房二十五年一路走來，對美食的主張當仁不讓。

「透明思考」——TMSK，便是琉璃工房在「食」的實踐。二〇〇一年，TMSK 第一家餐廳在上海新天地成立。所有伙伴前三日的培訓課程，內容不是烹飪技法，也不是服務規範，而是「誠意、倫理、秩序」的要求和檢視。二〇〇一年後逐步發展起來的 TMSK 小三堂餐廳（上海琉璃博物館）、臺北 TMSK 小山堂餐廳等，都是在這樣的信仰下一步步開始。

TMSK 是整體生活美學的反思的開始，